



阿拉法特，一个时代的终结

无论阿拉法特能否苏醒，一个时代已经终结。而国际社会为巴勒斯坦设计的政权机制，会使巴勒斯坦的权力机构运转下去

本刊记者 / 刘婉媛 陈晓萍

75岁的阿拉法特病情十分严重，处于弥留之际。

“他还活着。”巴勒斯坦外长萨阿特在巴黎对记者宣布，“对阿拉法特实行安乐死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北京时间11月10日凌晨，巴勒斯坦代表团探视完阿拉法特之

后，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此与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马拉，也在召开记者会。会上，发言人表示，巴方代表将立即从巴黎返回，召开巴解权利机构所有成员大会。

11月9星期二，穆斯林斋月的第27天，

也是传说中的“盖德尔夜”（阿拉伯语中称为Lailatal-Kader）。据传，这一天夜晚，天堂的大门开启，真主安拉向先知穆罕默德传示了《古兰经》。

前一天，当地时间11月8日晚，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库赖、巴解组织执委会



总书记阿巴斯、外交部长萨阿特和巴勒斯坦立法会议议长鲁希·法图赫4人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巴黎。

11月9日中午,代表团会晤法国外长,随后前往医院。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只有库赖一人在阿拉法特的保镖的陪同下,进入加护病房探视阿拉法特。从医院出来后,当地时间下午16:30(北京时间11月10日0:30)代表团前往会晤法国总统希拉克。

此前,阿拉法特的夫人苏哈指责巴勒斯坦方面“要活埋阿拉法特夺权”。

接班人要经过民主选举

阿拉法特生命垂危的消息传出后,关于他的继承人的传言与揣测甚嚣尘上。

以色列媒体报道,阿拉法特在遗嘱中指定自己的继承人是巴解政治部主任法鲁克·卡杜米。据说阿拉法特已经把遗嘱副本分别交给了自己的妻子苏哈和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阿尔·基德瓦。

外界报道说,卡杜米其实才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二号人物”。早在4年前,就有媒体把卡杜米列为阿拉法特最可能的接班人,理由是,卡杜米多年来跟着阿拉法特搞政治斗争,经验丰富。只是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成立后,卡杜米声称反对奥斯陆协议,没有同阿拉法特一起回到加沙,仍住在巴解总部所在地突尼斯,外界就此认为他跟阿拉法特不和。

然而,不少政治分析家却认为,卡杜米留在海外是阿拉法特布的一着棋,一旦阿拉法特遭遇不测,卡杜米就可以在海外当巴解领袖,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阿拉法特的政治遗嘱没有丝毫价值和意义,即便他有这个遗嘱,也不会有任何法律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秘书长殷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领导人,应该由民主选举产生,而不是由阿拉法特指定。”

巴勒斯坦的权力结构是一种民主结构,但由于阿拉法特不愿意分权,包括紧紧抓住以其个人名义存款的巴勒斯坦的秘密账不放,二是控制对安全官员的任命,这导致阿拉法特权力过大,阻碍了政府机构的改革。

一直以来,巴勒斯坦的政权形式是总

统制。1996年1月选举产生的巴民族权力机构是一个准政府机构,阿拉法特作为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直接掌管内阁各部。相配套的还有巴勒斯坦民族委员会,这是根据奥斯陆协议成立的一个立法机构。

但后来,美国和以色列想抛弃阿拉法特,于是,去年6月,国际社会——俄罗斯、联合国、欧洲、美国在中东和平路线图框架内,为巴勒斯坦制定了总理内阁责任制的新机制。由于阿拉法特没有真正放权,导致巴勒斯坦第一任总理阿巴斯上台不久就辞职,而第二任总理库赖也多次扬言辞职。

按计划,明年巴勒斯坦将举行1995年以来的第二次大选。届时,将通过普选的形式选出巴勒斯坦委员会的88名委员,再由这88名委员选举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而在此时,阿拉法特病危,根据巴勒斯坦基本法,在国家元首不能行使权力的情况下,巴勒斯坦立法会议议长将代行使职权,限期60天。议长应尽快主持一次选举,选出新的领导人。因此,巴勒斯坦新领导人的产生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先举行全国大选,选出新的领导人。二是由在任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举行会议,选举出新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

“这个主席的人选就有多种可能,阿巴斯、库赖等等,也可能是一个我们所不看好的、比较温和的中间派的人物,但国际社会要求巴实行内阁责任制会更顺利。”殷罡说。

在大选筹备期间,巴各派别以及哈马斯都在跃跃欲试,试图通过合法的选举程序扩大自身权力,因此,即使阿拉法特病重或病故,也不会有人敢于挑起内战和冲突。

巴勒斯坦一切平静

阿拉法特离去后,代替他的是一种机制,而并非某个人。

在前往法国治病前夕,阿拉法特把权力暂时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理艾哈迈德·库赖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法塔赫)总书记马赫穆德·阿巴斯共同执掌。前者主要负责内政,后者主要掌管外交。

在阿拉法特生死不明的一周时间里,库赖和阿巴斯各负其责,巴勒斯坦内部并未出现人们事先所担心的权力争斗、甚至是政变的情况。



金桥国际公寓
JINQIAO INTERNATIONAL GARDEN



五星级酒店式服务公寓

- 位于北京东二环路广渠门内
- 毗邻东长安街赛特国贸商圈
- 户户精装配有酒店式家具
- 全套高档厨具及家用电器
- 宽带卫视入户生活用品俱全
- 中西餐厅超市美容健身配套完备

试营业特惠出租(高级一居套间(53~76平方米))

7980元/月起(周一至周五含早餐)

498元/间·天(含早餐)



租务热线: 86-10-67167777



北京京隆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BEIJING JINGLONG INTERNATIONAL HOTEL MANAGEMENT CO., LTD.

阿巴斯和库赖两人经历相似，两人都掌管过巴勒斯坦情报部门，都很务实。

库赖在巴解组织任执委会成员，在过去几十年里，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掌管着巴解组织的财产和企业。

阿巴斯则专注于理论，一直在为外交、未来政治解决巴以问题做准备。上个世纪70年代，巴解刚退到黎巴嫩时，阿巴斯就跟以色列各个党派接触，了解以色列的社会，以找到将来解决与以色列冲突的办法。这两人，特别是阿巴斯对巴以关系以及什么是巴可以得到的正当利益，非常清楚。

巴勒斯坦还有两个潜在的强权人物，一个是穆罕默德·达赫兰，另一个是贾布里勒·拉朱卜。达赫兰是巴勒斯坦前安全部长，曾负责加沙地带的安全事务，后来成了阿拉法特的主要批评者；拉朱卜曾任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预警部队司令，后来被阿拉法特解职。

两个人目前没有具体职务，但都跃跃欲试，待机而动。

10月26日，以色列议会通过了沙龙提出的单边行动计划，以方将于2005年撤出在加沙地带的全部犹太人定居点和4个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有关人士非常担心，以方撤出加沙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将使该地区的权力争斗加剧。而假如阿拉法特撒手离去，加沙这个巴勒斯坦的安全软肋将使巴勒斯坦进一步陷入混乱的泥潭。

巴勒斯坦总理库赖在受到委托与阿巴斯共同行使元首职权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达加沙地带，与加沙各个安全部门负责人以及包括哈马斯、杰哈德在内的武装组织领导人进行会晤，呼吁各派别在非常时期保持克制和团结。各派领导人表示，将给予库赖和阿巴斯一段时间来稳定局势。

目前，加沙地区局势相对平静，并未出现人们事前所担心的混乱局面。“如果是以前，阿克萨烈士旅早就上街游行闹事了。”一位加沙的居民对记者说。

中东和平进程的转机

据报道，最早传出阿拉法特病故消息

时，布什总统正在进行当选后的第一场记者招待会。在场的《华盛顿时报》记者提问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布什，并询问他的看法。

尽管坐在台下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摇头示意总统不要回答该问题，但布什还是回应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希望上帝保佑他（阿拉法特）的灵魂。我的第二个反应是——我们会继续为建立一个和以色列和平相处的巴勒斯坦国而努力。”

分析人士认为，为了在伊拉克重建事业中获得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布什将在第二任期内对中东和平进程投入更多的精力。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上周表示，中东事务将

是布什第二任期内最关注的问题。下周，布莱尔将到美国与布什进行会晤，据信双方的首要议题将是阿拉法特后的中东局势。

阿拉法特可能的接任者库赖、阿巴斯乃至达赫兰、拉朱布等人都是温和、务实的稳健派人物。如果他们成为巴勒斯坦新一代领导人，这将符合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的期望，也是美国和以色列乐见的结果。

沙龙的顾问拉南·吉辛说：“如果新的巴勒斯坦领导层能在控制恐怖主义方面做出努力，哪怕只是部分努力，以色列可以就撤离加沙问题和中东和平进程与巴方恢复对话。”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阿拉法特故去后，如果巴勒斯坦出现一个温和、务实的领导人，对内实现有效控制、对外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手段，将给停滞不前的中东和平困局带来转机，也将给巴勒斯坦民族事业带来新的希望。

历史回放

本刊记者目击阿拉法特

本刊记者 / 任晨鸣



1991年12月20日，北京天寒地冻，凛冽的北风吹遍城市的每一个角落。10时29分，欢迎国宾的礼炮在天安门广场轰鸣；10时31分，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开启，一身戎装、腰挎左轮手枪的阿拉法特出现在寒风与温暖气流交汇的大门口；面色红润的阿拉法特伸开双臂，快步走向迎候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

阿拉法特笑容满面地与杨尚昆长时间紧紧拥抱，互致热情的问候，然后接過一名北京小姑娘献上的鲜花，双手慈爱地捧起美丽幼嫩如花朵的小脸蛋，用长满乱七八糟胡须的嘴轻轻吻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看了一眼不停拍照的记者，微笑着用英语说：可以送给我这张照片吗？外交部的翻译轻声告诉阿拉法特，明天将照片送到钓鱼台，杨尚昆还笑着嘱咐了记者一句。

阿拉法特与杨尚昆走上检阅台，巴勒斯坦与中国国歌奏响，身高超过1.9米的仪仗队指挥官手持闪亮的军刀请两位主席检阅仪仗队。两位都经历过无数战火和磨难的“战士”并肩走向威风凛凛的年轻士兵队列。在仪仗队列起点，阿拉法特以标准的军人姿势向肃立的士兵敬礼，然后在杨尚昆和仪仗队指挥官的陪同下踏上猩红的地毯。他面部侧向仪仗队、双眼注视每一名士兵，黑色军靴在厚厚的地毯上留下一串咚咚的脚步声。走到仪仗队队尾时，阿拉法特再次向士兵们敬礼致意，并向阶梯上的记者们挥手。

17年前，1974年11月13日，纽约出动近三千名警察保护阿拉法特率领的二十人代表团进入联合国大厦。腰挎手枪的阿拉法特在联大会议厅中高声喊道：“我今天来到你们之中。我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握着革命的枪。你们不要看着橄榄枝从我的手中滑落！”